老实人的故事

●何　默

这个故事讲的并不是她老实的事，我听了之后，却越发觉得她老实得令人可爱。

人们都叫她憨姐。

那天，其实是她忘了，她去澡塘时，根本就忘了带肥皂。

洗头时，她涮湿的头发，眼睛眯眯着，手下意识地朝脸盆架上摸去。她施过两遍肥皂，一位女工还光溜着身子就凑过来问："洗好了？"憨姐笑了笑，忙挪了挪身子，给人家让开脸盆架。稍会，她擦干了头发，去收拾她刚才用过的那肥皂盒。那女工说："这是我的。"憨姐楞了一下，仔细看那肥皂盒时，认准是自家的。那女工说她是"赖子"，俩人吵了起来。憨姐哭了，很委屈呢。满澡塘的女工都指责那女工不该欺负老实人。

那肥皂盒，盖儿带粗梳子，底儿带细梳子，顶上有朵牡丹花。憨姐记得一点也不差。

那女工才冤枉呢。她找工会主席，工会主席笑她；她找女工委，女工主任也笑她；到厂长那儿，索性让她把肥皂盒还憨姐。

憨姐赢了。她回家来，去梳妆台放肥皂盒，脸色刷地红了。自家的肥皂盒在梳妆台放着，跟这肥皂盒一模一样。

她转身朝厂里跑去……

这的确是个真实的故事。于是，我想采访她。当然是要挖掘这个故事之外的许许多多的工作、学习和高尚品德方面的事迹。我想，会感动人的，就像她的这种威信一样。

我找厂长，厂长笑了笑，让去找女工委谈谈；女工委主任笑了笑，让到车间了解；车间主任笑了笑，让见见本人；本人见了我，也只是笑着，却也直摇头。

我明白了厂里的意思，却不明白关于她的那个故事到底有多少演绎成份。

▲▲讽刺小说专辑▲▲

刊头设计　王洪斌
责任编辑　周　矢

亮教授小传

●方英文

亮教授其实是一位戏剧研究员。研究员跟教授同级，教授却比研究员顺口。所以，人称他亮教授。亮教授是个受人尊敬的专家，因为他是个教授。教授就象中药材里的牛黄、熊胆一样，数量少，很值钱，理应受到大家的珍爱。再加之亮教授确是个才华横溢、年轻有为——

亮教授今年才四十二岁。如果不是才子，四十二岁怎么当上教授呢？因为我们的职称是按工龄来评的，工作的时间越长，职称也就越高。亮教授四十二岁能有多长工龄？一般人想，至多三十年挡住了吧？差矣？他虽然四十二岁，工龄却有四十三年！

事情是这样的。

四十三年前的九月份，也就是一九四八年的九月份，亮教授就在他母亲的肚子里参加工作了。他母亲是个出众的演员，正在前线部队巡回演出，那是一出反映纱厂女工苦难生活的戏剧，由他母亲主演。主角是个孕妇，因此，他母亲用不着化妆，一场接一场地演下去。他母亲这种不顾临产期将近而为战士们演戏的英雄行为，出现在当年的各战报上……亮教授出生后，又多次表演襁褓婴儿，该哭的时候一掐屁股就哭起来。后来，他勉强小学毕业就永诀校门，因为他一见书本就瞌睡，不如干脆跟着母亲演戏。

事实是，亮教授并没有继承他母亲的杰出的演技。几十年来，他多半演的是衙役甲、匪兵乙、群众若干人，名字几乎不曾上过海报。评职称时，他反复学习了文件，觉得自己虽然只有小学程度，但工龄却有四十三年，加之又是自学成才，可歌可泣。如果承认了四十三年工龄，那么他就是教授了。"革命有早有迟，革命迟的不要嫉妒革命早的。"他以他母亲珍藏的当年的战报为铁证，跟职改委员会的官员们舌战三天，软泡硬磨，官员们终于投降了。亮教授当了教授不十分满意，既然是解放前参加的，那就应该享受老干部的待遇，而有关方面却并未这样兑现。"我们国家眼下还有难处，"亮教授通情达理地，高尚地想道。"不能老计较个人的得失。"

亮教授并不姓亮，因为经常在各类文艺大奖赛上当评委、亮评分，所以人们称他为亮教授。他是个公正的评委，从不私下受参赛者的贿赂。每演毕一个节目，评委中最先举牌亮分的人必定是亮教授。一般说来，他打分数要么最高，要么最低，自然均被主持人宣布"取掉"了。有人就说有亮评委跟没亮评委是一样的。亮教授反唇相讥："评价文艺作品应该百家争鸣，我为什么要跟大家一样呢？"大家益发敬仰他。一有活动就请他去当评委。

喜洋洋（国画小品）王炬

启　事

凡对我报副刊投稿的作者注意，今后寄来稿件，不同意修改删节者，务请在稿后注明。另，本报概不退稿，请自留底稿。

评选

●刘福定

年终了，要评先进工作者，和去年一样百分之三，评上的长一级工资外加一条毛毯。车工班二十八人，勉强够一名。

"他妈的，哪个小子可要拣了一级了！"

"咱要不上，咱也不想！"

"管他妈嫁给谁，哥们儿跟着喝喜酒！"

……

话都是这么说，可一到正板上，都变成了沉默的人。

今天，全班举行第十一次会议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还是无人说话。

"看来，只好点将了！"班长想，把目光投向小张。

"你咋不说，滑头！"小张佯装没看见，拿起桌上那张被油染成黑色的报纸遮住脸。

班长又把目光转向大王。

大王站起来，犹豫地张了下嘴，当他看到班长那鼓励的目光时，好象下定了决心，说："我，我上个厕所！"

大王乘机溜了，大家一阵哄笑。

"陈师傅，你说说？"班长终于点名了。

陈师傅欠了欠身子，干咳一声，说："嘿嘿，我先听听大家的！"

班长继续寻找目标，无意中，他碰上了老段那箭一样，带着挑衅的目光，他非常害怕这种目光，连忙避开了。去年的先进应该是老段的，只因他和小周关系好，亏了老段。对了，让小周说，"去年要不是我，他还能得毛料、长级？"班长心头一喜，对坐在墙角的小周说："小周，你说说，我们班谁够资格当先进？"

"嗯，这个……我，我看我们班……"小周停住了，大家面对面，提出一个，谁都不好意思反对的，等于是定了。小周很有些为难。

大家盯着小周，等待下文，班长却觉着小周的下半句对自己有好处，催他说下去。

"我看，咱们来抓阄！"小周很干脆地说。

"好！抓阄！富贵在天嘛！"大家齐声附合。

"不行！"班长马上来了气，这个小周真不知好歹了："不能象去年一样，该评上的没评上，不该评上的评上了！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。我们投票吧！"

纸条很快交了上来，投票结果，二十八人每人一票，班长胳肢窝里流下一滴冷汗，一直凉到裤腰带那里。

短　会

●李宝林

人和人就是不一样。

同是省上技术操作标兵，生产一线的都带上了徒弟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而他方鸿广，当上标兵，青岛疗养，大连看海，春节前还让他去珠海休假一次。

方鸿广有什么了不起，他当上标兵纯属偶然。要不是主管工业的省长提出关心一下职工的生活，这次省级比武绝不会请他们炊事员来掺合。

就算方鸿广一鸣惊人，但他的杰作"龟蛇聚会"能上职工大灶的桌面？就是有，再能滋阴补阳、延年益寿，凭手中的那几个子儿谁敢问津。黄蟮不算，一只龟，市面最低价也得5张大团结。

为此，职代会民主管理组派人找到厂长，请他讲清方鸿广疗养不断线的原因，生产一线的技术操作标兵联名给职代会提了意见。

会安排在接待外宾的小会客室召开。厂长和纪委书记前后进了会场。

"小方外出疗养是厂务会定的，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企业。"厂长呷口茶水，从口袋掏出个小本本晃了晃，摊放在桌面上："我想请同志们算两笔帐。小方的'龟蛇聚会'名扬全省后，当月，我们厂就暗补会议就餐费用两万多元，第二个月一下增加到四万多元。会议挤到咱厂，还不是冲着小方的'龟蛇聚会'……。如今的企业谁也得罪不起，没法子，就动脑筋让小方到外地疗养。小方到外地疗养，一年最多花费5000多元。帐，大家算算心里也就亮堂了。"

职工代表同情地看了看厂长，然后，一齐要求休会。

这时，纪委书记站起来严肃地对大家说："大家口径一定要统一，谁要问起就说方鸿广身患慢性肝炎。咱丑话说在前，谁砸了锅，我就处分谁。"

这次会创建厂以来纪录，满打满5分种。

根　雕　　刘生琦作　王致玲摄

小　幽　默

<一>甲乙两人吃腌蛋。甲惊讶地说："我平常吃蛋，味都是淡的，这个蛋因何独咸？"

乙道："亏你问着我。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董。这腌蛋就是腌鸭子生出来的。"

<二>某人一直自以为了不起。一天，碰见一个朋友。

朋友说："你干什么事都很能干，只有两个不行。"

他问："哪两个不行？"

朋友答："干这个不行，干那也不行。"

尖尖角

幌　子

●杜　康

上班铃响过了。

M君拿着一张报纸，哼着小调，飘进了厂医务室的门坎。

"田大夫，您看，我的一首作品在报纸上发表了。"M君喜形于色地说到。

田大夫只抬头看了他一下，没吭气，仍继续给一位职工看病。

M君一扭身出了医务室，哼着小调，又荡进了技术科。

M君还是那句话，还是那副腔调。

技术科的同志们都在埋头工作，只有一个人微微点了点头，说好好好。

M君一转身出了技术科，哼着小调，又晃进了检验科。

M君还是那句话，还是那副腔调。

这次得到的回答是："我们正在开会。"

……

就这样，M君游了近一上午，着实感到有些累了，这才打住阵。他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坐下，呷了几口茶，燃着烟，就又端详起他的手中的那张报纸来了。

过了些日子，M君接到了一份报社指责他抄袭并让他退回稿费的通知，于是人们再也听不到M君那哼着小调的声音了。

点评　以抄袭稿件

投寄报刊骗取名利者，并非偶见，我报社就收到过揭发徐刚（大连人）抄袭《撒网人》（此稿曾在《散文选刊》选载，系南京一知青作品）的信件数封。这种人的嘴脸以《幌子》来讽刺，似还不足解气。这篇小说很短，基本上把抄袭者不知羞耻以抄袭品到处张扬的面目刻划出来了。但，若此君在被揭穿后仍以不知耻的嘴脸招摇过市，或再抄一次改寄他处，令人皆以为不齿，岂不更佳！

国画　　马保林

在马路上

●陈诗阳

她被一辆载重自行车扔到了雨地里，眼镜、皮包和雨伞都翻进了水里，最惨的还是雪白裙子下的膝盖，在坚硬的水泥路面上擦烂，血开始慢慢地往外渗。

她咬着牙拾起眼镜擦干了水戴上，一边费力地站起来，一边打量"载重"，那汉子不知是扶她好还是扶车好，嘴里不停地说："对不起对不起，雨太大路太滑实在对不起……"

他口齿喃呐不清。她没好气的接道："所以我们撞上了？"他看这么漂亮洋气的姑娘居然不发火，一身湿乎乎的狼狈站着，更不知所措，语无伦次："我，我还以为你，你向左拐。"她弯腰拾起伞和包，很美的莞尔一笑："看来我们都是判断失误啦，算了。"说完，骑车消失在雨雾里。

围观看热闹的众人各自散了，好没趣儿。

本报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143号　邮政编码：710003　办公室、广告部电话：710619　一编室电话：27708　二编室电话：22227转　群工部：25728转　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